

民國文獻資料叢編

民國時期
高等教育
史料續編

李森 主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李森 主編

民國時期高等教育史料續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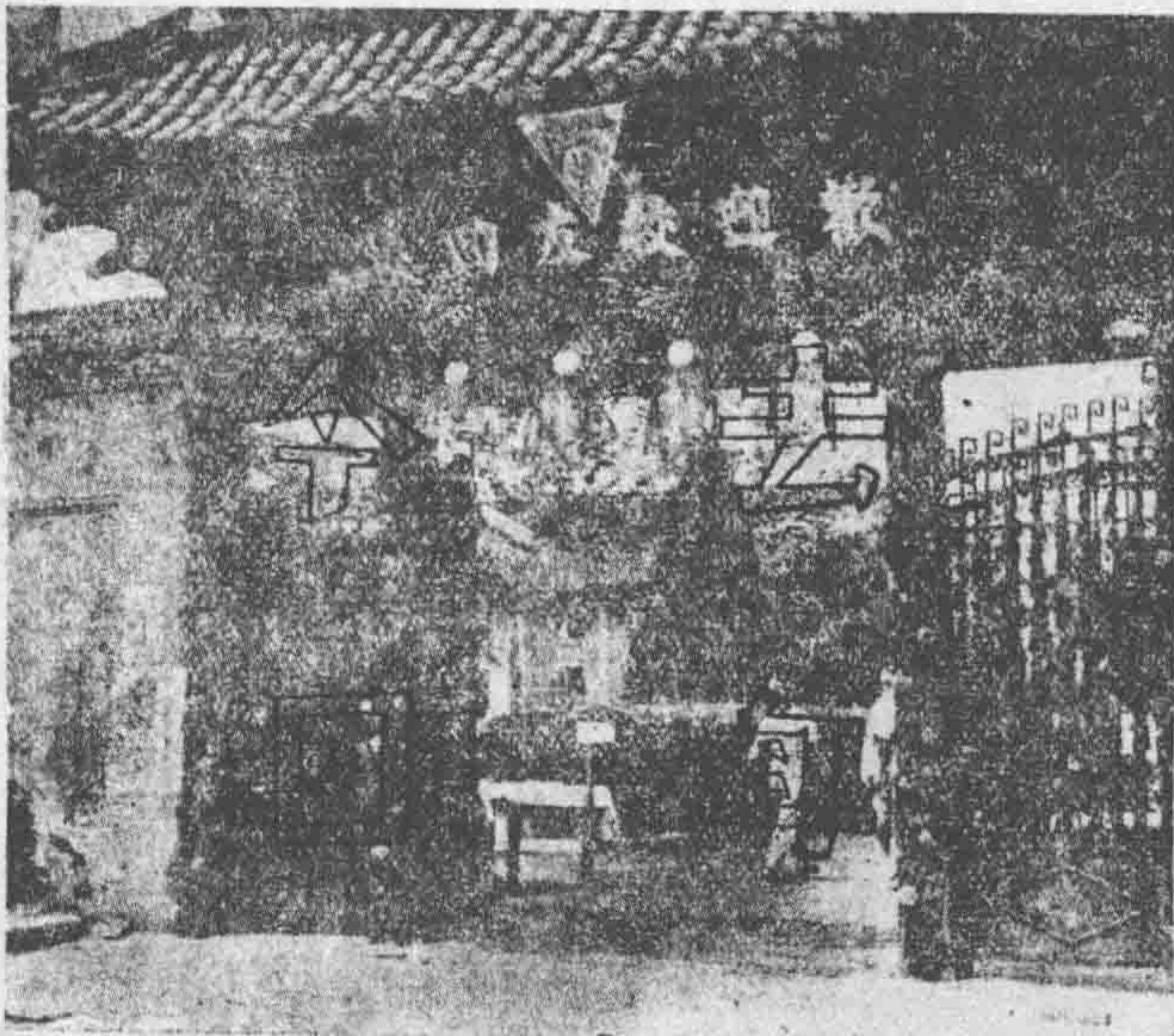
第十三冊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第十三冊目錄

復旦大學校友節、北碚立校紀念特刊	復旦大學新聞學系主編	北碚：復旦大學，	
一九三八年出版			一
國立暨南大學概覽	國立暨南大學海外文化事業部編	上海：國立暨南大學海外文化事業部，	
一九三五年出版			二七
國立暨南大學教職員學生名錄（民國二十五年度）	國立暨南大學出版課編	上海：國立暨南	
大學出版課，一九三六年出版			八九
滬江大學（城中區）商學院概況	上海楊樹浦滬江大學編譯部編	上海：上海楊樹浦滬江	
大學編譯部，一九三二年出版			一六九
私立滬江大學一覽（民國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	私立滬江大學編	上海：私立滬江大學，	
一九三四年出版			一八五
私立滬江大學（城中區）商學院章程（民國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	上海私立滬江大學（城中區）		
商學院編	上海：私立滬江大學（城中區）商學院，一九三八年出版		四一七



復旦大學

北碚建校

紀念特刊

林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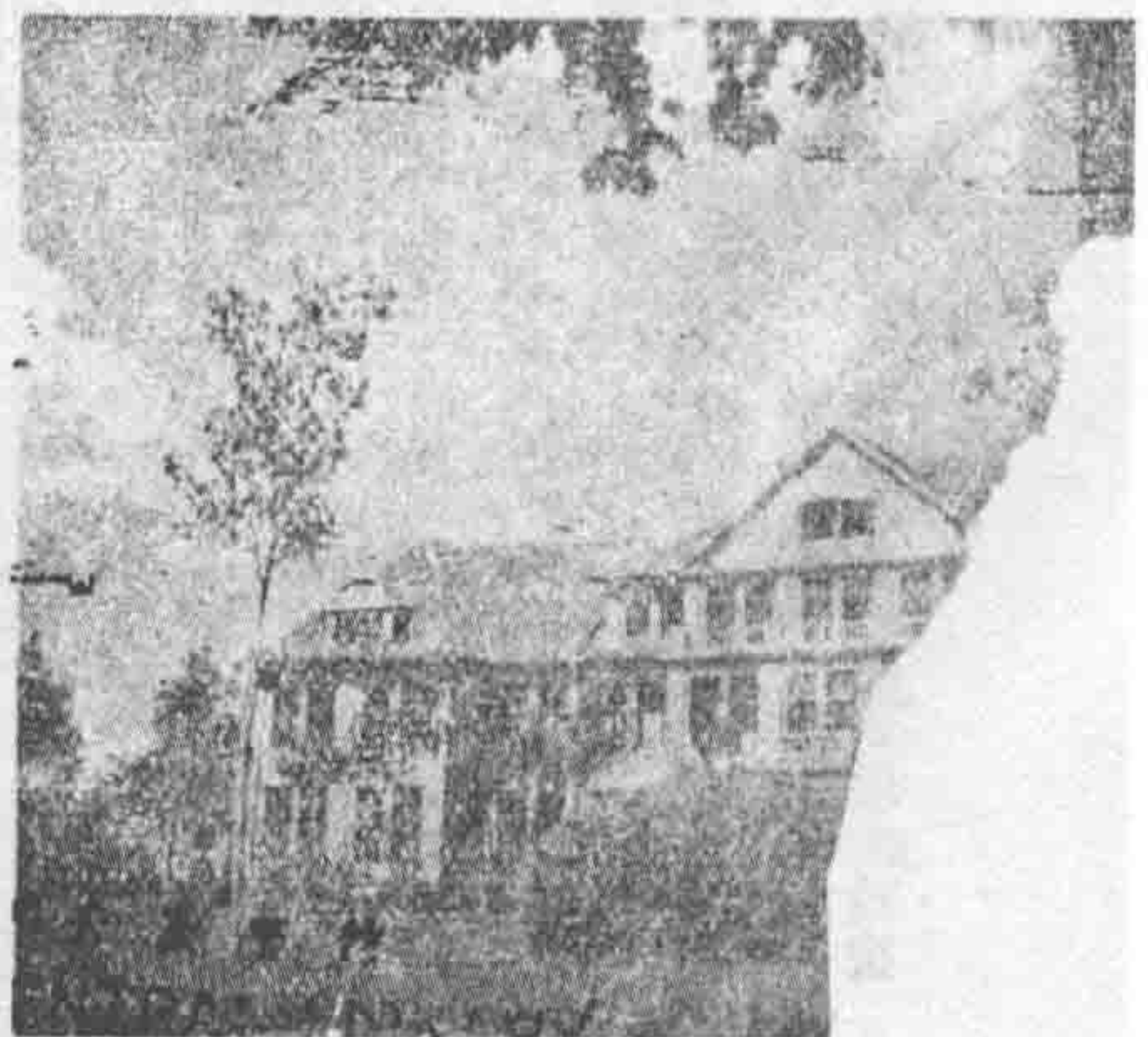


校友節告教職員及同學
本校內遷簡述
移川後本校之展望
我們的「茅屋」
今年的校友節
校友節的意義
北碚建校以後
我所認識的「復旦」
——從去年到今日——
上海·姑蘇·重慶·北碚
學術動態
編後

李登輝 錢永銘 吳南軒 金通尹 沈子善 熊子容 伍蠡甫 傅翼謨 齊中規 周德風 謝德風

新學系主編

中華民國廿七年五月五日



校友節告教職員及同學

李登輝

自戰事發生敵人佔領我土地，屠殺我人民，轟炸我政治中心，破壞我工商業區域；更復肆其兇暴摧殘我文化機關。我復旦同人不顧絃歌中輟，不得已與大夏暫遷廬山與貴陽。廬山部份以時局關係復遷重慶，今年春經兩校洽商，大夏繼續在貴陽開學，我校則由重慶移至北碚。國難未已光陰似箭，一年一度之校友節轉瞬已屆，北碚立校紀念亦將於此日舉行，余以留滬，不能親來參加良以爲憾！惟追懷往昔願念來茲，有不能已於言者：

本校創辦人



馬相伯先生

復旦立校於今三十三載，其締造之艱辛筆難盡述，幸賴黨國領袖之領導，社會人士之維持，歷屆畢業同學之愛護及在校師生之共同努力，基礎得以遂見鞏固，聲譽得以日益增高。而尤足使復旦光榮燦爛者端在復旦精神。復旦之校舍可燬，復旦之精神則終不可燬，有此精神方配稱復旦子孫，有此精神學校不愁不能復興，國恥不愁不能雪，國仇不愁不能報也。余謹將復旦之精神略陳一二。

一，復旦精神是革命的

復旦是由震旦革命出來的，賴馬相伯先生之領導薰陶，革命情緒彼時即已潛滋暗長，是以歷次革命無不有復旦教職員及同學參加，救國工作貢獻尤多。復旦二字之意義爲光復震旦，其涵義有二。一，由震旦革命出來乃表示革命之精神，二，復興中華民族乃表示救國之精神，復旦不但是跟着前進并且是推動時代的，更可說是民族復興的先鋒。

二，復旦精神是誠愛的

古語云：『至誠可以格物』，西諺亦云：『誠爲最好的處世方法』。蓋惟誠可以破天下之偽，惟實可以破天下之虛，以誠懇對詐僞，以簡單對複雜，乃人生不二法門。上帝創造萬物由於愛，父母養育子女由於愛，學校教導學生由於愛，人民愛護國家亦由於愛，其他如兄弟姊妹夫婦之相處，師生朋友之相共亦均以愛爲出發點，以愛爲維繫物，復旦師生對誠愛二字，相習成風已成爲第二天性，同事間師生間同學與同學間，均能彼此坦白誠懇，親愛團結腳踏實地不尚虛浮，相率以詐僞爲恥，以不親愛爲辱，此種雍雍穆穆團結和諧之景象，凡耕植復旦之園地者莫不感覺無限的安慰與愉快。

三，復旦精神是合作的

中國合作研究合作事業均發源於復

且，而合作的精神在復旦特別發達始終不懈，無論是學校內部的發展，或社會事業的推動，師士均能一心一德和衷共濟。其親愛精誠通力合作的態度實超過任何學校之上。天下事合則和諧，分則衝突，合則力強，分則力弱。不但在校師生彼此精誠合作，即離校之教職員及畢業同學，亦均能隨時隨地有充分合作精神的表現，且能與在校師生共同努力謀學校之發展。余常云復旦如吸鐵石，與復旦發生關係後即難解難分，即無不以復旦之幸福為幸福。

四，復旦精神是奮鬥的

生物的過程就是奮鬥，不奮鬥無以生存，不奮鬥無以發展，人與自然環境奮鬥，與社會環境奮鬥，與惡習慣奮鬥，人的歷史根本是一部奮鬥史。勝不足喜敗不足憂，戰事如此其他各地亦莫不皆然，失敗乃成功之母，挫折乃進步之門，艱苦是本分，困難是常事，成就全靠吾人去努力決非從天而降，遇困難即退阻不前，受挫折即望洋興嘆，此種人根本有負人生，談甚麼求學，做事，救國救民，復旦師生素富於奮鬥精神，自吳淞創校迄今迭經挫折艱苦備嘗，但每週一次艱苦即增加一次勇氣，每週一次挫折即獲一次進步，學校之所以能蒸蒸日上者以此，畢業同學之所以能蜚聲社會者亦以此。

五，復旦的精神是犧牲的

人生於社會，為社會而生，應

以服務社會為天職，犧牲小我為本分，大我生存小我隨之而生存，大我安全小我隨之而安全，皮之不存毛將焉傳，眼光如豆坐井觀天，斤斤於自私自利之是圖，置公共幸福於不顧是忝為萬物之靈，而為螻蟻所竊笑，天下擾攘，靡有底止，內憂外患紛至沓來，其病根之一即在自私。受高等教育者而不能打破『私』之一關，不能學到公而忘私而忘家，簡直有負國家作育人才之意。復旦師生素有犧牲的美德，利不爭先，義唯恐後，凡於學校有益於國家有利者雖赴湯蹈火在所不辭，個人的一切絕不在考慮之列，此種精神校內固常常見，離校師生亦常有此偉大之表現使同人精神鼓勵不少也。

復旦之所以為復旦，復旦之所以能有今日之光榮燦爛，絕非因一時一人之努力而有賴各方面之共同維護，離校與在校師生之通力合作。余曾一再申

明，而上述之精神尤為復旦萬古常存之基礎，際此校友佳節又適逢北碚立校紀念，余謹以至誠願本校教職員及校內外同學本復旦固有之精神，勇往直前精誠團結通力合作再接再厲，犧牲小我的一切以貢獻於國家學校，多多注意培養人格，研究實學，鍛鍊身體，在生活上切實做一番工夫。國難方殷，需才孔亟，腳踏實地，咬緊牙關，多用腦，多用手，多出力，多流汗，即可為國家在生死存亡的關頭增加不少元氣和力量，勿忘受高等教育者責任之重大，勿以己得之光榮為滿足。北碚立校伊始，百事待舉，令余憶及吳淞江灣之創業艱難，在校師生固須同心戮力，而有賴於社會賢碩，各地校友匡扶贊助者正多，川中聞達及畢業同學愛護復旦素所欽仰，此次當更能助復旦以觀厥成。川中為余舊遊之地，前多承友好招待慰勉。至今銘感！希望於短期內能即束裝就道，與諸君子諸同學共策學校進行。親愛之教職員與同學乎，余深知諸君之時刻以余為念，余固亦無時不以諸君為念也。各自珍重，共同為校努力，為國努力！



李登輝校長



校長錢永銘先生

本校內遷簡述

錢永銘

大學教育，在戰時之使命，或較平時更為重大，乃謀所以延續之道。是時適遇上各大學有聯合內遷之議，本校遂積極參與其事。幾經商榷，復得中央當局之許可，本校乃決與大夏大學聯合成立聯合大學，設第一部於牯嶺，第二部於貴陽，此上年十月間事也。

八一三
淞滬發生以後，本校上海校址淪陷，校舍被毀殆盡，舊有事業行將停頓。因念此次抗戰，為全面長期之抗戰，

嗣以淞滬變，國府遷渝，皖贛之形勢特趨緊張，而牯校又不得不再作它遷之計矣。惟以開學未久，臨時建設，所耗已鉅，何有餘力，另起爐灶。再四集議，乃決與貴陽第二部合併，以期稍節財力，庶可勉維兩校不絕如縷之生命。議既定，牯校師生乃取道漢皋，擬轉渝循川黔公路赴筑，此上年十二月間事也。

全校師生四百餘人，歷盡旅途艱辛，於本年一月抵渝，即擬兼程入黔，繼續教學。惟當時抗戰甚烈，公路車輛，撥充軍運，客車既斷，無法前進，乃止於重慶。即日假復旦中學校舍復課，以結束上學期未完之學業，此學校由牯遷渝之經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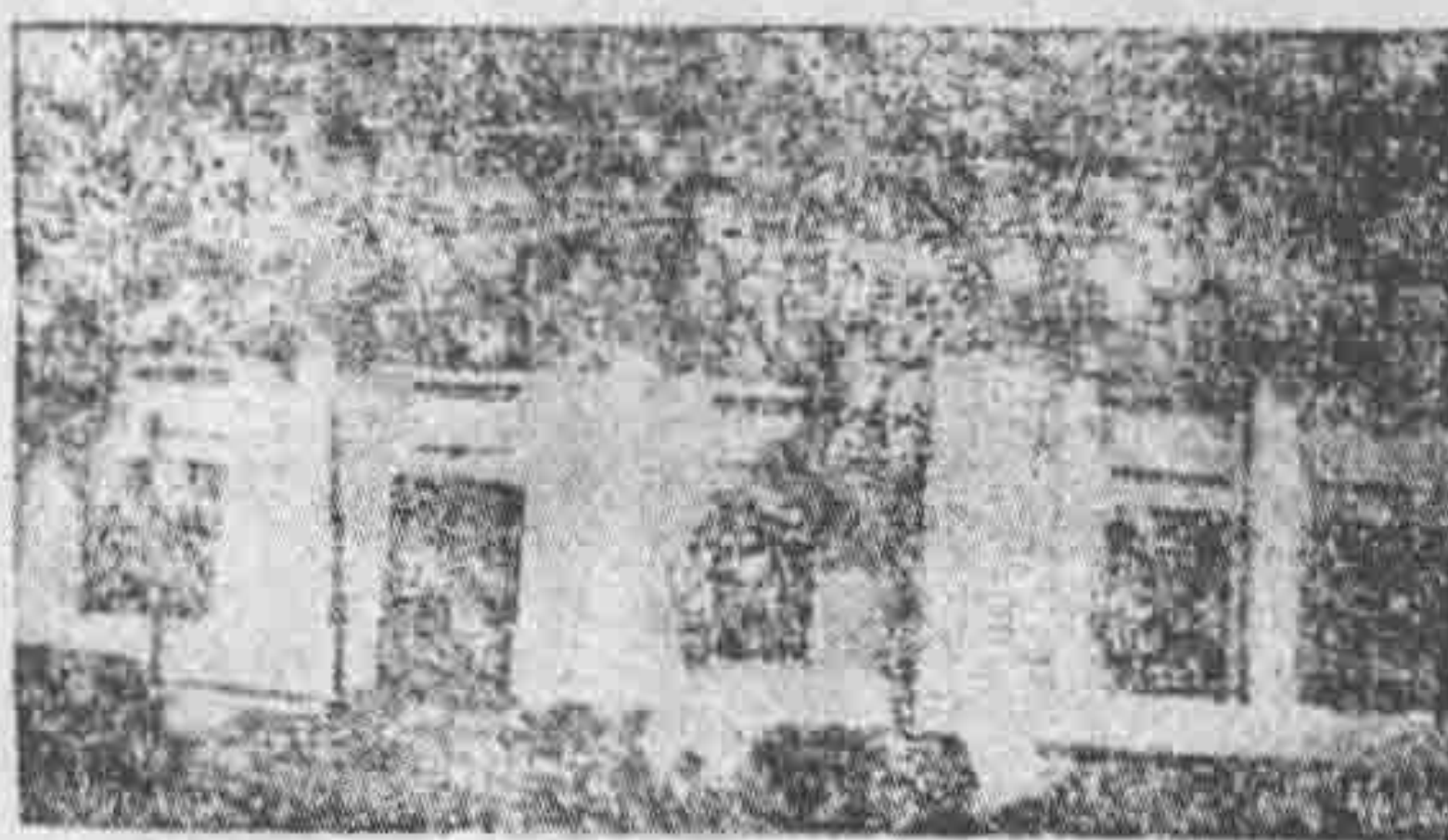
當本校與大夏聯合設校之始，計分設兩部，一在江西，一在貴州，可兼顧西南與東南兩方面青年就學之便利，原意至善。及牯校遷川以後，兩部同在西南，與原議地點已不相符。且兩校分設兩地，

實與兩校分別內遷無異，循名責實，似無繼續聯合之必要。爰經兩校當局詳加討論，定於二十六年度第二學期起即以在重慶之一部改為復旦大學，在貴陽之第二部改為大夏大學，俾兩校各本其原有歷史，發展其原有精神，此本校與大夏大學由合而分之梗概也。

本校與大夏分立之議雖定，但在重慶借用之校舍限期已滿，勢須它遷。適川省當局，允予贊助，乃有在重慶附近

建立永久校基之勇氣，經多方考察，覺嘉陵江之三峽區，風景絕佳，交通便利，擬即在該處覓定校址，以為復興本校之始基。但建築校舍，需時甚久，而校務進行，未可中斷，乃先就黃桷鎮賃屋物開學，學生來校者逾五百人。

本校自遷出上海以後，流離轉徙，幾經變動，而校務未嘗中斷者，實有賴於全校教職員同學一德一心，苦心撐持之助，永銘奔走國事，席不暇暖，未能稍竭棉薄，共濟校艱，是則有愧於心者也。



江灣校址被燬之一

博學而篤志 切問而近思

移川後本校之展望

吳南軒

本校之數十年奮鬥精神及最近由滬遷川之經過已由李錢兩校長詳述之矣。本校移川後之前途發展將若何？此為在校同人同學校外各地校友及一般川中人士所急欲預知者。此種學校大計之決定，當然有待李錢兩校長之審斷，校董會之籌籌，與夫教育部最高當局之核准，非余個人所能肯定言之者。惟環境大勢之所趨，已預為本校之未來發展指示一方向，描擬一輪廓，本校之未來，其即為茲篇所夢縈者乎！

余欲述本校之未來，開宗明義須答一普通之質問：即本校之移川為一種臨時性質乎？抑為永久性質乎？他日抗戰勝利，京滬收復，本校將仍移返上海乎？余斬截了當應之曰：本校之移川為永久的性質，非為臨時的性質。抗戰固然尚難即期結束，結束之勝利尚難即有十分把握，縱使抗戰不久結束，並勝利結束，本校亦決永久留川而不遷返上海。何以故？理由有二：高等教育文化機關與夫大規模工商企業皆不宜集中於未充分設防之江口海口，此次倭寇侵入，教訓之嚴重，已足使任何人憬然覺悟。即使京滬於短期間收復，未來之國際風雲不可推測，吾人決不應再有疏虞，致蹈前轍，此為留川之理由一。川中本為地大物博天府之國，邇來政治日趨正軌，百業日漸興隆，人民日益覺悟，尤有大為為之象。中國未來之復興，識者早知其在於西南，尤

在於川省。吾人前此多未涉足壘門，今因國難而入川，誠所謂不幸中之有幸。自遷此以後，荷蒙省府與地方人士竭力贊助，令吾人深致感謝。吾人方思留此發展，圖謀貢獻，有以為報，何忍忽然舍去？且同人同學來居此土以後，對於一切天然幽麗美妙之水土，質樸醇良之風俗，皆已習慣自然，樂居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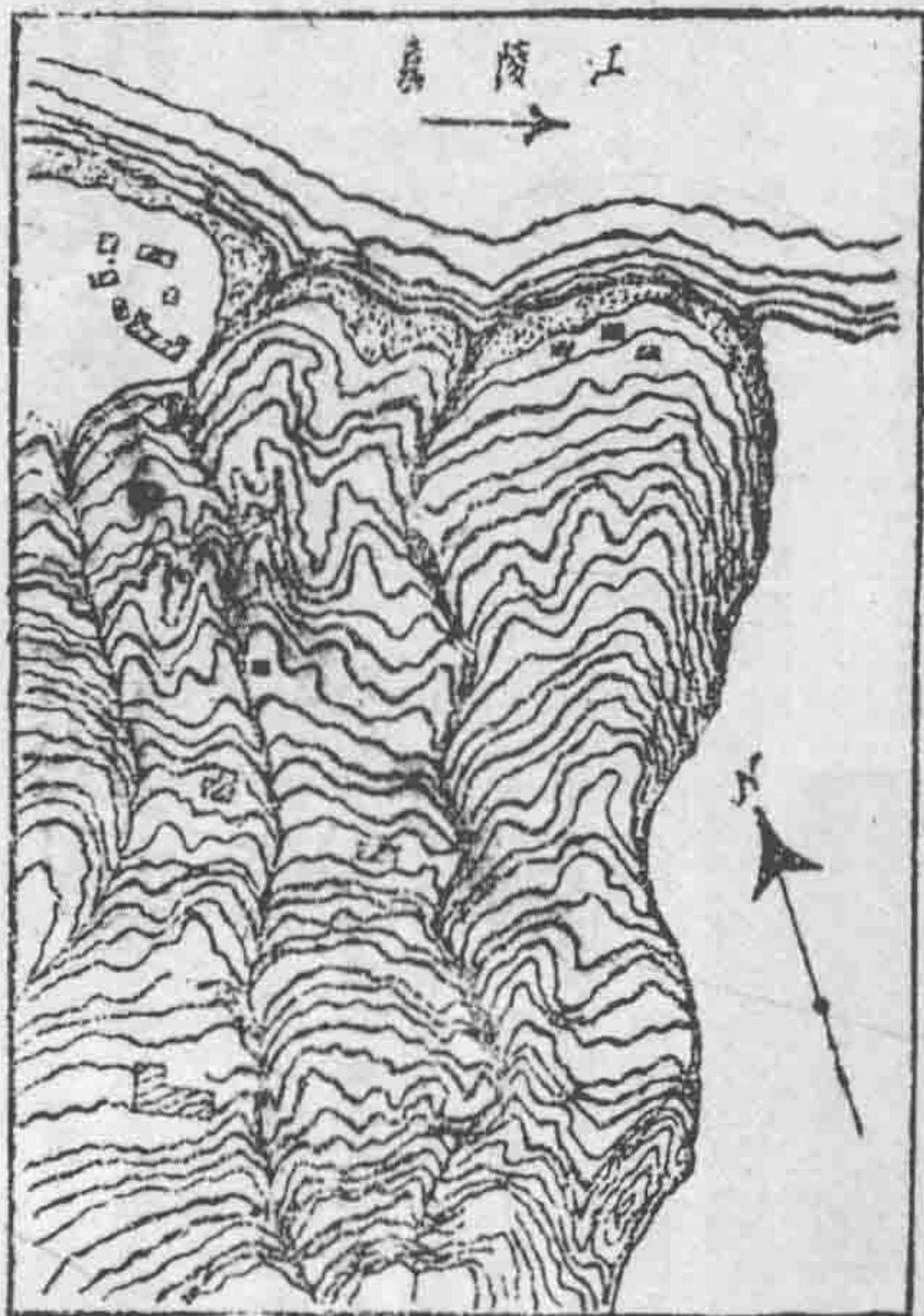


副校長吳南軒先生

以為基於本省歷史地理之環境，與夫抗敵建國時代之需要，充實改進本校教學之內容，使能培養適合時地之真實人才，為吾人今後努力之最大目標，亦即為本校未來發展之方向。吾人尤將致力使本校能早日邁進於學術研究及社會服務之兩條大道，試分論之：

一、學術研究 抗戰賴於科學知識，建國亦賴於科學知識。科學知識不僅在於書本之陳篇，而尤在於自然與社會實際環境中之不斷的研習探討。不但歐美各國大學教授常終身致力於某一科學問題之研究，即敵國大學教授亦往往如此。故敵國人士對於世界科學知識之貢獻，較吾國人士為多，尤其在醫藥生物學方面。吾人今雖甚仇視敵人軍事上之侵略，然而不能忽視其學術上之精進猛幹也。吾校昔日在滬時，教授多為兼任，身心有所分，故致力於此尚嫌不足。今則教授多為專任，學風丕變，嘉陵江上，茅茨土階之中，各系之研究工作頗形活躍，如經濟學系之調查本省經濟，史地學系之編訂世界大事年表及調查嘉陵三峽區之經濟地理，教育學系之搜集本省教育資料，社會學系之舉行嘉陵三峽區社會概況調查及農村家庭調查，統計學系之編製成渝萬三地批發物價指數，會計學系之編纂會計學名詞大辭典，政治學系之搜集中國地方行政及國際政治資料，法律學系之搜集本省司法資料，新聞學系之搜集抗

址校新的來將 影縮石花三



圖製積郁

校友之調查與
聯絡，則亦均為
應努力求其實現
之事。
今日為本校
校友節及北碚立
校紀念日，本
原為歡迎諸校
各地校友及渝
地方人士而出版
，余除向欣然歸
寧母校之各地校
友及母然肯臨之
渝碚地方人士致
誠摯熱烈之歡迎
外，謹述本校之
未來，敬祈諸君
校友與地方諸君
子之指教！

戰史料，文學系之搜集抗戰時代民衆宣傳讀物及編著大學適用現代英文選，化學系之研究本省出產工業化學原料，生物學系之採集附近動植物標本，土木工程學系之編訂土木論文索引，繪製計劃圖表，及搜集本省建築材料標本，及各系共同組織之川邊墾殖研究等，蔚為蓬蓬勃勃之朝氣，開校史未有之景象，雖工作方在開始，然而未來之發展堪以預卜矣！

二、社會服務 為讀書而讀書，為知識而求知識，雖為經院式書生所修談，而不為吾人所崇尚。吾人主張一而研究學術，一面應用其心得以謀解決當前抗敵建國時代之實際社會問題。其步驟由近而及遠，由地方而本省，而四面諸省，而全國，今已由各系組織地方事業合作委員會，期能協助三峽鄉

建實驗區署當局推進其農建事業。其已開始者有教育學系之學生參加民衆學校工作，生物學系之食品檢查工作，社會學系之社會調查工作，法律學系之民衆法律諮詢工作，新聞學系之協助嘉陵江日報工作，文學系之編製宣傳戲劇及漫畫工作。凡此雖亦為工作之發端，然而學校未來發展之趨勢亦可由此預規之矣。

上述兩種工作——學術研究與社會服務——為本校今後努力邁進之兩條大道，不達目的地不止，他如學風之整頓，軍事管理之推行，導師制之實施，學系之擴充（下學期擬添設農學系及墾殖專科等），課程之整理（刪併性質相類之學程，使各班學生人數增多，教授上課鐘點減少，研究時間增多），圖書儀器之繼續遷移與購置，新校地之征收，新校舍之建築，學生生活之改善，教職員生活之安定，校友之調查與聯絡，則亦均為應努力求其實現之事。

未厭居詞鈔

葉聖陶

關河令

戰事初作寇機時來蘇

偵察

懷人天涯雁信梗。對露葵幽靚。萬戶無聲，盤空看隼影。心情聊付短詠。聽捷報悲欣交并。但挽春回。成底猶首肯。

入聲甘州

敵機夜襲

一聲警號抑還揚，敵機襲蘇州。聽車轆向遠，雷轟已近，倏爾當頭。此際胥捐衆想，生死等浮漚。惟見中天月，無語凝眸。幾處城鄉樞紐，救蟻螻命賤，灰燼成邱。念縹緲均耳，何問幸耶不。任艱辛須除強寇，好河山未許缺金甌。長舒鬱，告干城選，與子同仇。

我們的「茅屋」

金通尹

「茅屋裏求學」，是我們現在的口號。古人讀書的地方，照傳說故事講來，有人在牛背上，有人在人家柴門外的階沿上，那就連茅屋都不用了。他們夜裏用功，沒有燈火，有的是囊螢照書，也有的是鑿壁偷光。這種歷史的佳話，固然足以鼓勵我們，但是我們如今實驗室裏需要電流，畫圖需要黑板，二三十年前求學的方式，斷乎不適用於今日了。現在且看我們的「茅屋」，究竟是怎樣的？

全校四學院，十六學系，一百七十八個學程的教室，是黃桷鎮上黃桷小學讓給我們的。上下兩層，前後兩排，與簡公堂格式相似的十四五間教室，光線很充足，全屋背山面水，外貌和實用都不算差，實在不能叫做茅屋。教室不夠用，又租了幾處民房，鎮上的紫雲宮，是供奉河神的，梁上的匾額，和四壁的抱柱對，彫窗畫棟金碧輝煌，本是嘉陵江三峽鄉村建設實驗區署公安第二中隊的辦公處，因為我們找不到相當房屋，他們也讓我們做辦公處，教務總務各組辦公，都在其中。對面有個戲台，舉行總理紀念週和開會時，五百個同學，站在辦公處與戲台中間的場上，恰無階地。兩廡樓上下，有各種實驗室，畫圖室，及體育軍訓辦公處等。實驗室裏的電氣設備，尚在籌劃中，不久可以裝置。圖書室是租用三間兩進的房屋，分配參攷室閱覽室等，自然不夠用，不過我們江灣的圖書館，也就不

大，現在人數少了三分之二，比較起來不差許多。挾帶書本子來來往往的同學在黃桷鎮上，到處可見。課餘活動，有各種學術研究會的組織，研究會或在圖書館裏，或在他處。江灣的體育館，是被燬了，我們現在沒有體育館。那個簡公堂似的教室前面坡上，有十四五畝光景的空地，同學們用鋤，耙，畚，擔，來把他弄平了，做了運動場，是本期勞動服務的一種成績。醫務室暫時設在辦公室旁一間屋內，已另賃房屋，修葺完工，便可應用。

宿舍呢，五百個同學，黃桷鎮上那裏來這麼一所大廈。這一條街上所，那一條弄裏一間，有的本來是棧棧，有的本來是店鋪，有的本來是住房，修修補補，租成了八九處宿舍。大的上下床，住了百多人，小的住了四五人。雖然房屋散漫，破陋，但是多年想像中的全校軍事管理，已於這時這地實行了，這是在今年校友節時值得向各校友報告的一樁事。

我們整個的校舍，這樣的分散在嘉陵江畔的黃桷鎮上，各部份的距離都不遠，來往時間不過幾分鐘。在上游的隔岸，就是在新建設途徑中著名的北碚，再上去是溫塘。花木兼備，風景暢麗，各處來游仕女，真有摩肩接踵之概。與溫塘接壤的地方，叫三花石，我們將來的「茅屋」，在最近期內如能得地方人士的贊助，或者就想在那裏奠基。

今天校友節，有許多校友來看看母校的現狀，必定有一種回想。本來在江灣讀書的校友，一方面想起那時的宿舍和教室，當時也感覺到有許多不滿意的地方，現在是江河變色了，一方面看見在校同學寢處的簡陋，足以反觀過去比較舒適些的生活，在徐家匯舊李公祠讀書的校友，想起都市中的小小園林，究竟不如大自然山水之曠爽，單就這點來說，我們的「茅屋」，把嘉陵三峽為園沿，大大可以自豪。

在吳淞讀書的校友，那更談不到彼善於此了。我記得第一年（光緒三十一年）開學的時候，正值八月高潮，吳淞提督衙門改成的校舍，半夜裏滿屋被淹，有些同學一覺睡醒，床前的一雙鞋子已不知漂泊何所，這與上月二十日夜的風，雨，雷，電，把我們很多同學的被褥浸濕得不能安睡的情形相較，可算是無獨有偶了。那時也沒有電燈，用火油燈，與現在一樣。吳淞上海間交通，雖然那時已有鐵路，但是從車站到學校，須坐獨輪小車，軋軋轆轤，也未必較這裏到重慶為便利。從現在的「茅屋」回到過去的「茅屋」，三十四年間事，蹤跡分明，歷史是進化的，是曲綫式的，承先啓後，復旦的校友和同學，大家奮勉罷！



今年的校友節

沈子善

畢業同學雖然離開學校，深入社會，但他們與學校的關係，是永遠存在的。他們在事業上努力的情況，更是學校同人所系念不忘的。平時各因事牽，離情難訴，所以特定校友節，歡迎校友返校，與在校師生共訴離別之情，這是校友節的最基本的含義。

大學為人才教育機關，所訓練的人才，希望能負起「創造文化」「領導社會」重責的。但是，文化前進不已，社會需要，因時而異；在校同人，往往困於環境，觀察難周，反不如在外校友認識較清，感覺較切。校友在一年一度返校的時候，依據他們體驗的結果，詳細陳述，亦大足供學校教育改進之參考，這是校友節的更重要的含義。

本校有卅餘年悠久的歷史，離校校友四千人，學校對於他們系念之情，當然因人數衆多而更加關切；同時因他們散佈在社會事業的方面較廣，所以他們可以貢獻於學校的資料，亦必豐富。

抗戰發生未久，不幸學校艱難締造的江灣校舍，為敵人砲火摧毀殆盡。我們今年不能在登輝園舉行盛大的校友節紀念會，固然是我們最痛心的一件事，但是敵人祇能摧毀我們物質的建設，不能消滅我們精神的建設，和我們光榮的史跡。現在我們能打開荊棘，不顧困難，來到毫無憑藉的鄉村裏，延續我們的生命，使在校同學，弦誦不輟，畢業同學

，有家可歸，一年一度的校友節紀念會，復能在簡單樸素的儀式中，繼續舉行，這是我們應該引以自慰的。

抗戰結束後的中國，是新時代的中國。新時代的完成，需要大量「創造文化」「領導社會」的人才來努力的。我們的校友都是專門人才，對於新中國的「文化創造」「社會領導」都應該負起「以一堂的機會，來商討我們今後負責的內容」



江灣校址被燬之二

校友節的意義

熊子容

記起去年五月五日那天，我們在上海江灣本校舉行校友節，那是多麼值得回味的一樁事！

那天，回校的校友，滿面堆着笑容，活潑潑地參加校友節的各項活動；像談話式的講演哪，拍活動影片哪，體育競賽哪，唱歌唱戲哪，這是校友節表現了：確有增進我們兄弟姊妹感情的意義。

那天，還有成績展覽，和文獻展覽哪，我們看了那些展覽品，有時候眉飛色舞，有時候目瞪口呆，更有時候使我們欣然嚮往；我的確記得文獻展覽品中，有老校長馬相伯先生的飯碗一隻，我們見了，想見以往的師長，又想見復旦悠久而光榮的歷史，這是校友節表現了：確有增進我們兄弟姊妹愛母校的意義。

那天，還排隊遊行 Campus 哪，回校的老大哥和在校的小弟弟，依照畢業年紀，排成了一字長蛇陣，一壁走，一壁談；甲說我在校時這一座房子還沒有，乙說我在校時這座圖書館就是我的自習室，丙說我和老陳常一道在實驗室裏做定性分析，丁搶着說，我在這草地上，也和老陳討論過酸性反應，於是這般說那般的講，好像浴手沂詠而歸的光景。那天剛巧李登輝校長領隊，他那銀色的髮兒，襯托他和藹的面孔，早已使這班老大哥小弟弟敬慕他年高德懋，並且他還向這班回校的兄弟姊妹們，問學問的進修怎樣，事業的成就怎樣，因此校友們，也得

北碚立校之後

伍蠡甫

我們全校師生在 吳校長辛勞的領導下，由上海而牯嶺，而重慶，而黃桷樹鎮，終乃擇定永久校址於北碚溫泉的三花石。我曾登上高峯，迴眺碧色的嘉陵江水盤繞於層峯疊障間，怪石裂縫中長着一株株的奇樹，樹隙裏掛下飛泉，覺得中國對大自然所致最高頌詞「山川渾厚，草木華滋」的八個字，應該就是說的此處。我又以為這八字非僅狀出大地景物的茂密，它們更使我聯想到今後學校生活的豐美。所謂豐美，固然也包括將來新同學的增加，或新院系新學程的添設，但是它的產生，我以為是由於讀書與生活，理論與實際，課內與課外。抑即整個學業之內部的重新組織與新調整。這正如山水之美，須在樹石花草的美的本質以外，還有它們各得其宜的位置；假若結構上犯了凌亂，懈鬆，甚或互不相關的毛病，又怎能合成一幅美的圖畫？

講到調整學業的內部，若就上述的幾個方面中，謀取平衡，未嘗不是一個較為完善的辦法。近來「丟開書本」的口號，高唱入雲。我們把它解釋得妥當或和平些，可以說是：要在課室所受的學識原理外，多多地去實習。要是解得偏激點，便是：理論有什麼用？誠然一切學問都脫不了腳踏實地的工夫，不過，大學教育不是最狹義的職業教育。理論

可以給與大學生以畢生事業的一個指針終身奮鬥的一柄利器；實習則是幫助他去證實他從理論所得的信仰，而尤能使他在證實過程中，遇到批判自家信仰的機會；因為必須如此，他才可以參加文化的創造。所以，在大學生的整個學業上，實習與理論，非但各有必要，并且彼此相關，既不可機械地截為兩物，亦不可片面地置重。地大物博的四川省，今日已把她自己，整個地獻給國家了。可是，同時她也正在迫切要求着她的文化的提高。換句話說，她拿物質的力量來求精神的收穫。我們學校入川以來，受到川省種種的援助，今天才能在北碚樹立永久的基礎，以後自應拿出我們的全力，對於川省這種要求，有點貢獻。最近我們已照 吳校長所指示的方針，朝着這個方面一步步地做去，而且有一個良好的序幕。無疑地，這些工作須賴同學們多多幫助，而且將來還要佔據同學們學業中實習的重要部份，不過，也就在此時起，我們將不知不覺地遭遇一個很難避免的測驗：如何去維持學業內部的平衡？

自來新園地喚起新興趣，新興趣更變了胃口，而在今後這更變或足動搖新學業內部的平衡。固然今後我們絕不會再像以前那樣地輕視實習，可是我們也絕不願放棄我們以前對於理論的重視。我們必須預防，將來會不會有一天，我們減少了對於若干基本理論的學程，甚或若干基本工具的學程的興趣？要預防這一層，還須師生共同努力。

有人說過：人無時不想做點目已分外的或別人分內的事情，從意境上說畫家要把建築家的一塊塊

了上進的觀摩，得了問題的認識，這是校友節表現了：確有增進我們兄弟姊妹切磋的意義。

今年今日，我們舉行校友節，除了增進校友感情，校友愛校，校友切磋以外，我想又有更重大的意義。

我們自抗戰之幕揭開，許多文化機關，從上海，北平，南京，搬到內地。搬場的原故，似乎是為逃難而搬，但我們搬場的目的，却是予打擊者以打擊，我們要趁着校友節，問問我們散佈在各職業界的老大哥，那一類知識和技能，是摧毀侵略者的利器，那一類方法和手段，是充實我們社會的組織，作為本校設教的參考，負起復興中國的責任。

我們自抗戰之幕揭開，許多文化人，專業者，纔打破了隱居於大都會的迷夢。這種迷夢，說不定抗戰終了之日，又會搬入他們的腦海之中，今為亡羊補牢，我們要趁着校友節，在北碚立定永久校址，素來文化機關分配不均的現象，也許今後分配合理，本校得佔一相當地位；而且，我們很想把一得之愚，與各文化機關通力合作，使西南未曾開發的富源，成為我們國家必需的生活之資，使西南未曾繁榮的地方，成為民衆的樂土。

這裏所說校友節的意義，只是掛一漏萬之見，還是請親愛的兄弟姊妹們——校友，賜教賜教罷！

校友節

「復旦精神」吟

李 安

去年五五校友節，春風春草春申側。
江灣區內中如龍，翔殷路上人似鯽。
拔河賽球競奇技，夜放燄火高萬尺。
今年五五蜀江濱，蜀江水碧蜀山青。
國難師生咸奮鬥，不廢佳節仍舉行。
聽我一言發狂歌，聊獻菊蕊供切磋。
復旦精神且復旦，且復旦兮何巍峨。
敵人炮火燬我校，奈我復旦精神何。
我將校址往內遷，東歷匡廬西巴川。
匡廬之高壯我氣，巴川之深清我襟。
大地風光任遊騁，廣被文化到四垠。
高擎抗日旗，大燃光明燈，
以此復校校必復，以此摧敵敵摧殘。
大哉復旦真精神，千鍾百鍊益煥新。
即今忍設建國塾（註），佔我滬址造漢奸。
徒見心勞計日拙，終爲復旦精神所戰勝。
我當國難校友節，勉作「復旦精神吟」。
復旦精神寄校友，校友之節良可珍。
良可珍，其共興！

（註）四月十七號報載敵在上海我校舊址籌設「建國塾入學」，養成所謂「宣撫人材」。一笑。

的方石頭移到畫面上，音樂家要把他的梵嘔林，當畫筆一般來使用；從興趣上說，他們都已厭倦他們慣用的方法，而想嘗試新的綜合。實則此中原無人的疆界。爲了充實自己，必須採納他人長處，并且真正的綜合雖是超越人我，然而也必須莫忘自己的中心，才知何所效法。我以爲學業內部平衡之動搖，也就因爲我們沒有能夠認識那作爲治學根本之一的綜合之性質。所以，我們以前一般的毛病是：認理論爲高超，實習爲淺陋；今後很容易犯的毛病

是：踏入新園地，便把舊的全都丟開了；從實驗場所回來，便覺得課室內的講解有些不順眼。從意義重大的今日起，我們應與師生互勉，用最大努力，維持這一平衡，使我們大家不僅做匠人，還要做人，更使無數藝人，合力共締這三花石上的豐美的學校生活，若能如此，庶幾無負川省給予我們的援助，無負那八字頌詞所涵的自然環境，無負 吳校長把我們領導來此的一片苦心吧！

廿七，四廿二。

不要忘了，這是你五千里外上海的「母址」，該怎樣替你國家報仇？替你「母址」報仇？該怎樣建設你的國家，建設你的「母址」？



二七，五，五。復旦大學校友節及北碚立校紀念黃堯于渝畫贈文，理，法，商學院各位同學。

我所認識的「復旦」

傅襄謨

我和「復旦」的關係很淺，「復旦」給我的印象却很深。

近十年來，我雖曾四度經過上海，但是匆匆小住，終於沒有一個機會讓我親去觀光「復旦」的。確，我對這擁有三十五年悠久而光榮歷史的復旦大學，確是嚮往已久。記得在中學讀書時，教師們就常常告訴我們說「將來你們要到上海升學，最好去投考復旦，他是五個私立大學中的第一位。」可惜我的大學生活，是在北平的風沙中消逝，對於復旦，仍然是飄浮着一片薄薄的印象。

一九三五年的冬天，有名的「一二·九」事變，故都的學生青年們燒起了抗日救國的火炬，反對親日外交和打倒親日派的口號，震動了全中國。接着，大上海的前進青年們也起來了，發動民衆力量，擴大示威運動，成千成萬的青年羣衆，在北站被圍在蘇州被阻，到南京請願的目的，雖未達到，向敵人示威向世界示威的作用，却已留下偉大的紀錄。

這時候，我正在東京主編「留東新聞」我用客觀的眼光注視着這一個重大事態的發展。刊載了許多祖國報紙不能披露的真相，發表了幾篇主張堅強熱烈聲援的社論。相反的，東京其他的「朝日新聞」「日日新聞」「讀賣新聞」等一批帝國代言人的報紙，都一致的擴大宣傳，記載着驚人的大標題「

支那快赤化了」「赤色份子大活躍」「支那」青年的赤色大暴動」「抗日份子大示威」「南京政府武力彈壓京滬漢同時戒嚴」……

不久，從國內帶來的消息，證明了這一回上海反日運動的領導者，是復旦大學學生作核心。當時我深深地爲民族前途祝福，更爲光榮的復旦祝福！到一九三六年夏天，我被迫回國，匆匆過滬，對於復旦，我只訪問過老教授謝六逸先生。同時更從許多青年朋友會談中，知道復旦的革命勢力成長得最熱烈最深厚。但對抗這「革命勢力」的另一種勢力，也同樣地伸展着，這情形，正是當時中國整個政局的一個縮影。

接着，我繞道金陵北上，幾年不見的國都與舊京，正在兩種空氣中演變。過濟南豐台車站，第一次在國土內看到日文的站牌，過天津塘沽，敵人的憲兵登車檢閱，態度之令人難堪，甚於東京警察之對待朝鮮人。的確，山河異色國事日非！讓我這樣一位重入北平的青年，只好第二天就跑到香山雨香館去逃避「現實」，一個多月的林泉生活，恢復了數年的疲勞，靜靜地考慮中日時局的必然發展，決定了個人工作的動向。特別就在這時候，碰見了南北各大學來香山旅行的朋友們，在那濃蔭的柏林中，談敘這幾年間國事的滄桑與青年的苦惱，我更感謝其中兩位復大青年，告訴我京滬學生抗日思潮

的澎湃情形。

因此，使我決定了南歸上海的計劃，決心繼續我在東京的抗日文化工作。

當我正要回滬的時候，忽然函電傳來，康心之張潤蒼杜協民諸先生在渝創辦國民公報，邀我回川幫忙，又經我伯父（沅叔）的督促，也就東裝南返來到了重慶。

在沉悶的空氣中，我居然作了一年多沉悶的新聞記者。

民族的自衛戰爭，終於揭開，淞滬淪陷戰區，四個月後，復旦大夏的第一聯合大學，也就從牯嶺遷到重慶。文學院長伍經甫先生要我幫忙，臨時担任了九個鐘頭的新聞學課程，真慚愧，淺薄如我，何以對戰區逃來的同學！

一學期草草結束，聯大解散，復旦大學乃單獨立校於北碚，新聞學系主任謝六逸先生從貴陽來，又約我參加工作。

由於這許多不謀而合的經過，使我增加對於復旦的認識，使我進一步了解復旦的精神。

無疑的，復大由上海而牯嶺而重慶而北碚，數千里的長征，九個月的磨練，在苦難中奮鬥前進，更堅實的成長了起來。戰爭給予復大的打擊，不過是物質上的損失，精神方面，將有更豐富的收穫遙遙可見。

出了洋樓大廈，走進瓦屋草廬，離去十里洋場的上海都市，轉到山明水秀的北碚農村，從前是在

（下文接第二十頁）

從去年到今日

從上海到牯嶺

齊雲

這情形，就像是昨天，我還是坐在上海江灣母校的登輝園——以前原名燕園，爲了紀念我們數十年慘淡經營復旦的李校長，於是在去年五月五日第一次校友節時，命爲登輝園。

呵！那是多麼興奮的一天啊！每個同學都像發了狂樣的滿面堆着笑容；那頭髮鬚子全白了的，相識的及不相識的校友，都回到母校來，參加這個隆重的盛典。大家在強烈的陽光下，坐在那一片草地上，雖然一個個汗流夾背，但仍是興高采烈，沒有一點兒倦態。尤其是下午那些出了嫁的女兒，和留在家裏的孩子們的足球賽，田徑賽，短跑，長跑，拉繩，——更是笑話百出，笑痛了每個人的肚腸。晚上的校史電影及校友節萬歲，復旦萬歲的煙火，每一個動作，每一點火花，

都給了人們不少快慰和歡欣。夜深了，人人還是精神抖擻，笑跳奔跑，校歌響過着行雲。影戲完畢後，一個個才拖着一條疲乏了的身子，一步三回頭地，離開那一片草場。雖然，身子疲乏了，但我相信每個人的內心，是沒有疲乏的；每個人都在想着明天，想着將來，想着復旦，想着李校長。

這也像是昨天的事，學校裏放了假，我和我的幾個孩子及幾位先生和同學坐在登輝園裏乘涼，雖然，仍舊是一樣的清風明月，可是每個人的面部，都有一種說不出的不平常的表情。一會兒東一個人跑來說明天就要和倭寇開火了，一會兒西一個人又來說情形是如何的緊張。那時使得我的心境，完全陷入極度的紛亂，興奮，和悵惘中。對於這些消息，我有時非常相信，但

有時又很懷疑。於是「會戰」與「不會戰」的問題，總是盤旋在我的腦子裏。我希望戰，因爲不戰便得做亡國奴，但我又怕戰，因爲我知道，不戰則已，一戰，這美麗的河山是無論如何會成爲屠場的。

時局漸漸地緊張了，校長要在當天就將全體同學送出江灣；有家的讓他們回家，沒家的由學校負責送往徐家匯本校附中，因爲附中靠近法租界，比較的安全。但中國人在中國境內，反要靠外國人的勢力來保障安全，這又是多麼可憐，可羞面事呢？我感到慚愧，也感到傷心，的一回爲了爭取民族的自由，我忘了一切忙碌所給予我的痛苦。我竭力地請諸同事先生及工友們協助，將同學送出江灣。因爲事出偶然，同學都是臨時準備，所以很紊亂；直到晚上十點以後，我量量的頭腦，才得到了片刻清醒的機會。

時局是一天大嚴重了，我覺到學校那時除遣送同學之外，最重要的，便是保存各部的文件及圖書儀器了。當時學校當局也見到了這一

點，於是從第二天——送同學走後——起，便運送這些物件至附中。那時學校的情形，到處現出蕭條與淒涼的氣息；有時使你在這種氣息之下，簡直轉不過氣來。從早至晚，自晚至早，我沒有一時寧靜，也沒有一時可以寧靜。

事實更證明了時局的緊張，實彈的警察，駐紮到學校的前後來了。本來他們是要借駐我們學校的，我因爲恐怕將來，敵人有所藉口，於是便和校外宿舍的主人，及打前站的警察三面會商，決定了他們駐在校外宿舍。白日裏，那一羣英豪的警士都躲藏起來；黃昏之後，一個個才出來幹着各自的工作。有挖戰壕的，佈鐵絲網，裝沙袋的，也有荷着槍準備步哨的，每個人的臉上都充滿着希望，希望那光榮的民族解放戰的來臨。

暑假學校決定附中開學，所有留校的先生都搬走了。我因爲學校沒人看守，同時副校長及殷總務長也命我在那裏留守，於是我又得像一二八時那樣的留在學校了。而一二八時與我朝夕相隨，寸步不離的

一支五節電池的手電，和那一枝德國式的白朗林手槍，又要成爲我「唯二」的好友了。

暑期學校開學了，我早上去附中辦公，下午回江灣來照顧學校。但那時學校裏還有許多要搬而未搬的東西，及已回家同學的行李。有時在我回校之後，常常召集工友談話，告訴他們一些戰時常識，及增加他們對復旦的愛護心。有幾次覺到復旦精神的偉大差不多使我感動得流下淚來。因爲當我談到敵人若來，他們怎麼辦時，他們都個個奮慨填膺的表示，不到敵人的槍彈，洞穿他們的胸腔，是誓不放鬆對復旦的看護責任的呵！多麼雄壯的誓詞啊！我們親愛的工友賀祿生，鄧以雄兩君便是在這樣的誓言下而犧牲了，爲復旦而犧牲了。

搬家的愈來愈多了，翔殷道上，搬場車，小汽車，黃包車絡繹不絕，使我覺得猙獰的戰神是愈來愈近了。我想將學校裏的東西在可能範圍內，多多搬出來一點，可是，事實是更困難。上海各汽車公司的搬場車，都早被人家僱去了。最初

是必須先付現款方放車子，到後來即先付款也沒車子可叫了。於是只得要工友們到處去搶車子，攔車子。拿一句摩登的口吻來說，便是「打游擊」，看了空的车子便攔，好不容易方將學校裏較重要的東西全數運出。到八月十一日，形勢是更恐怖了，學校前門口的平陰橋上，已堆滿了沙包，佈起了鉄絲網，沿着靠馬路的竹籬，全是一個個的戰壕，街上除了幾個刀已出鞘的武裝警士外，已絕少人烟。於是我想到了同學們的行李，他們因爲信任學校，所以才將行李寄存，我爲了良心及責任的驅使，不忍使同學們的行李白白犧牲，於是徵求學校的同意，將全體同學的行李運到四行堆棧去；可是爲了車子的艱難，使我很費頭腦。後來幸承胡漢章同學的幫忙，將他家運米的卡車借了四都，總算一上午將同學的三千多件行李送了出去，此外許多零星的東西，如面盆，小紙盒，及散亂的書籍等，本想下午再將其運出來的，可是車已不允通行。沒法兒，只有徒喚奈何而已！

那時，我是更寂寞了，因爲前幾天我的幾個小孩子，因不願意離開我搬到租界去，還留在學校陪我；到那天，我不得不硬着心腸，將他們打發出學校，讓他們一個個眼淚婆娑的上了汽車，去租界裏朋友的家裏。我靜靜的躺在床上，要不是有幾聲犬吠，夾上幾聲「口令」的話，我一定以爲這世界是已經毀滅了。

十二日一早，我預備上附中去辦公。當我走到門口時，有幾個工友來問我說，「齊先生！假如在你未回之先！這兒便發生了戰事，我們怎樣辦？」我於是告訴他們第一不要心慌，如在必要時，可和警察大隊一起退。最後，我告訴他們，我總盡我的力量，趕回來和他們一道。他們表示滿意的走了，而我則帶着一顆空虛的心來到附中。不久，忽然電話來了，是江灣留校的工友打來的，說翔殷路上的交通已斷絕，現在僅有江灣的火車可以通行，於是我仍以早上的話答覆了他們。其實，那時我就想立刻趕回學校，但附中方面也有事不能脫身。因此

，我想只好下午回去，但下午電話又來了，說交通已完全斷絕，即江灣的小火車也沒有了，要我不必冒着危險回去，他們是知道怎樣退的。可是，當我聽到這消息時，我怎能忍心讓他們去呢？爲了復旦，爲了可愛的工友，我毫不顧一切的走了。當我的汽車開到寶山路時，已經有許多穿了中國制服的兵站在那兒了。他們不許我的汽車通行，我只好下來徒步走，但走沒有幾步，又被阻止。我從這條路，那條路，凡我所知道的路全走過了，但是沒有一條路肯憐憫我，讓我通過。一方面爲了徒勞無益，再方面也怕我的一些朋友及幾個小孩子擔心，我只好載着一顆沉重的心，仍舊折回附中來。抵附中後，以電話通知留守江灣的工友，要他們在必要時，退出學校，繞道來附中，當時他們的回答是，非到萬不得已時，不和警察大隊一齊退。所以那時我人雖在附中，整個的心却時時在江灣，在復旦，在那十幾位留守學校的工

從去年到今日

從去年到今日

友身上。

砲聲響了，打擊了在猖狂的敵人，驚醒了全世界，喚醒了正在迷夢中的中國人，將四萬萬五千萬人的心，造成了一座鐵的長城，築成了一座牢不可破的堡壘，這為民族爭自由的戰爭是已爆發了。我每天除了辦公之外，便搶着買報紙，打聽我們的抗戰消息，與學校有沒有被炸，工友有沒有遇險的新聞。

戰事一天天的激烈，暑期學校只好提前放假，一部分工友也不得不加以遣散。看了他們那無處投奔可憐的面孔，我真有說不出的難過與傷心。因為是學校的行政問題；而且我又不是一个大富翁，實在沒法收留他們，只好讓他們去另求生路。但願上帝庇佑這羣可憐的羔羊，待到戰事結束之後，使我們能再相見，使他們能再回到復旦——我們共同的家。

照原有計劃，學校擬借附中開學，後來因為時局一天比一天惡劣，辦人又專愛和我們的文化機關搗亂

；於是才決定了不在上海開學的原則，遣散所有留校的先生和同學，而我則仍是被派留守，此外尚有趙彰芳先生及以學校為第二生命的陳升任先生。

學校裏的景象是更淒涼了，一天到晚，朝不保夕的在過活着。這時，我的孩子們還在上海，和我一道住在附中。我很想送他們回湖南——我們的家鄉，一方面他們可以得到讀書的處所，一方面我也可以用我的全力為學校服務，無他顧之憂。我想親自送他們走，至少送到鎮江，但又為事實所不許，不送他們吧？幾個年紀輕輕的女孩子，一個年僅十一二歲的男孩子，萬一於中途發生變故，又教我這做父親的怎麼辦呢？後來幸而有一個朋友的家眷回無錫，和幾個同學去湖南，我的幾個孩子，因不願見我焦急的樣子，便自告奮勇的和他們走了。在一個微風細雨的晚上走了，那時我的心真有如刀割，我覺得我放棄了做父親的應有的責任，我不應任他們從砲火裏去瞎撞，去逃生；然而為了公事，我想這是應該的，我的兒女們也不會怨我的吧！

學校決定遷移到內地開學，但為了教育部的津貼問題，我不得不與其他學校聯合在一塊兒遷移。當時計有光華，大同，大夏與我們預備共同聯合，但中途光華退出，大同也接着退出，而只留了復旦與大夏來共同組織這所謂聯合大學。一部份往牯嶺的，稱之為第一聯大，而一部往貴陽的，則謂之第二聯大。我是奉命至牯嶺做我的老事務，也就是說，我現在是第一聯大的庶務主務。我很不願意幹，我好像覺得「聯大」兩個字不如復旦好聽，也好像沒有復旦熟悉。但是為了復旦的原故，我仍舊來了，因為我認清楚了聯大是復旦暫時的寄託所。我不願捨復旦而他去，因為我在她的懷抱中已有十多年了。

因為學校要遷往內地開學，所以圖書儀器也得同着學校一起運往內地。於是從十月十一日至十八日，我完全為了僱船辦運輸的手續而奔波。在那時，輪船從上海至內地的根本沒有，火車常常要被轟炸，剩餘的，只有木筏，可是也多半都為各同鄉會，救濟所僱作了難民船。費了無窮的力氣和唇舌，至十九日總算將三百餘箱笨重的圖書儀器從

附中運至石灰巷，再運上了木筏，由周中規先生率領呂宗祺，余新桂，蔡連華等幾位工友押着出上海，這時我沒有其他的念頭，只求上帝庇佑，不要使我們的船受到危險。一方面為了牯嶺需人甚急，一方面為了十一日在中華書局時，聽到一批木船有被炸的消息，所以在二十三日晚將上海一切手續草草交給留守滬校的陳升任先生，自己則於二十四晚和陳魯德先生坐公安大隊的軍用小汽車離開小海，經青浦，崑山，蘇州，無錫，常州而達鎮江。沿途遇警報三次，幸遇着炸彈，抵鎮江之次日，我們的儀器也到了，承復旦許多老同學及老前輩的幫忙，使我們這一羣如喪家犬的流浪者，得到了不少安慰，也省去了不少氣力。尤其是李第唐同學，差不多每天都來給我幫忙，三百餘件重而且笨的圖書儀器，不到十二小時之久，就已由他一人將各項手續辦妥，而且運上了招商局的輪船。在二十九日，我及數百件圖書儀器便安然到了九江。到九江之後，已有先我而來的曹啟斌同學協助我。很多極其困難的問題，極其繁雜的事務，他都不畏難，不怕苦，任勞任怨，竭力幫忙，於是我便很安閒的上了廬山，來到了我們正在籌備的牯嶺第一聯大。